

豌豆饱鼓

李丹崖

在吾乡皖北,凡形容果实饱满的样子,一律统称为“饱鼓”:看,那豆子饱鼓了!——那豆子的籽粒饱满,快要熟了;看,那女人的肚子多饱鼓!——那女人快要生产了。

豌豆什么时候饱鼓呢?少年时在乡村,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,当村子里处处可闻布谷鸟的声音——咕咕咕咕,咕咕咕咕,那声调是“阴平,阳平,上声,去声”。布谷声声里,豌豆就熟了。听老一辈人讲,其实,布谷鸟的叫声就是“豌豆饱鼓”。仔细一听,还真是这么个意思。

我开始怀疑,那些地上成熟的豌豆,是上一辈子,布谷鸟留下的梦呓;抑或,那豌豆与布谷鸟,上一辈子是有缘无分的情人,这一辈子,才会拼命地喊着另一个人的名字。

这么说,豌豆是有故事的豌豆。

安徒生不是有个“豌豆公主”的故事吗?说是一位王子要选一位真正的公主为妻,为了印证是真正的公主,老皇后想了一个办法,把一粒豌豆放在床板上,然后铺上二十层鸭绒被褥,让这位公主睡在上面,次日清晨,问这位公主睡得怎样?公主说,睡得一点也不好,被子底下好像有一粒不知道什么东西,硌着我了!老皇后大喜,断定他们找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。

这个故事想来可笑,锦衣玉食的公主,能够穿越二十层鸭绒被,感知到床板上有一粒豌豆?多少有些夸张了!不过,成熟的豌豆是真硬,牙齿是很难咬开的,旧时在乡村,若要捣碎一粒豌豆,需要石臼。

其实,享用一粒豌豆哪需要那么麻烦呢?布谷鸟遍地叫的时候,豌豆籽粒正饱满,从田间摘上一小篮子豌豆荚回来,用水洗净了,上锅来蒸,水沸十分钟许,关火,把豌豆荚拿出来,稍事放凉,即可享用。吃豌豆荚,我们一般是捏着一根豆荚放在嘴里,牙关微微合着,只一拉,豆荚中的豌豆悉数被挤压在口腔中,大嚼之,味道鲜爽,豆香四溢,这才是来自这个夏日最完美的味道。

豌豆,则可直接下锅,直接煮粥。或者是与黄瓜丁、胡萝卜丁、鸡丁同炒,稍稍放一些甜酱,一盘子软红翠绿,看起来就活色生香,滋味甚佳。

当然,成熟以后的豌豆,晒干了,亦有别样吃法。豌豆糕就是其中一种,且很具地方风味。干豌豆



花有约 孔祥秋 摄

洗净了,在水中煮三滚儿,捞出来泡水一个时辰,而后在石臼中捣成瓣儿状,与豌豆粉、白砂糖、桂花一起煮熟,做成豌豆糕,在四方的碗盏之中储存,放入冰箱冷藏。炎炎夏日,吃的时候,就拿出来切上一块,鲜爽无比,最能解暑。

我曾问过做豌豆糕的手艺人,为什么不干脆用豌豆粉来做呢?她的回答是:用豌豆的瓣儿,人咀嚼起来,才能感知豌豆果实饱满的颗粒感,这能带来咀嚼的快感;另外,豌豆瓣儿粒粒可见,黄腾腾的一片,看起来也能激发我们的食欲。

曾见很多餐馆把豌豆糕切成条块状垒在一起上桌,似一块块金条,有贵气,有香气,作为凉菜出现,瞬间就能唤醒您的味蕾。

写下这些的时候,恰逢仲夏,此刻,乡间布谷鸟的叫声又该满地如雨了。

乡村夏夜记趣

梁永刚

旧日乡间,一到夏天,狭窄低矮的土屋里,热得像蒸笼,农人们掂张草席,搬个软床儿,就去外面睡了,习惯成自然,无关男女老少。

如今想来,夏天在户外露天睡觉,清丝凉风,心里敞亮,好处说不完,但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,譬如,怕半夜里下雨。夏天的天小孩的脸,说变就变,冷不防就会来一场瓢泼大雨,让人措手不及。

祖母常说,一个星星管半夜,两个星星管到明。意思是说,能看见星星的晚上,云层都比较薄,下雨的可能性不大。可有时候乡谚也不灵验,睡前明明是皓月当空或者繁星点点,压根就没有要下雨的征兆,后半夜睡意正浓,突然间风云突变,电闪雷鸣,先是风挟裹着沙土扑面而来,紧跟着毛毛细雨接踵而至。上了岁数的庄稼人睡眠比较浅,雨滴刚落在脸上便被惊醒,慌乱中不忘推醒周围的人,扯着嗓子大声喊叫:“雨下大了,赶紧走!”迷迷糊糊中,众人一个个翻身起来,找鞋的找鞋,卷席的卷席,揉着惺忪睡眼着急慌忙往家跑。一群人还没跑到家门口,雨点戛然而止,天又晴了,于是不少人心有不甘,扭头回去接着睡。

老天很会捉弄人,有时候一夜里断断续续能下好几阵儿雨,为了躲雨,人们掂着席夹着单子从外面到家里,往返要跑上好几趟。年轻人瞌睡大,正呼呼大睡时天空突然下起牛毛细雨,他们往往会把单子往头上一蒙,翻翻身接着睡。随着雨点越来越大,薄薄的单子终难遮挡雨水的侵袭,无奈之下只好卷起铺盖回家,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情愿。

乡村夏夜湿气大,各种虫子异常活跃,加之野草遍地丛生,为小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。露天睡觉,时常会有癞蛤蟆啊、蛇啊、蝎子啊等小动物贸然闯入“卧榻”,让人惊出一身冷汗。祖父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,一年夏天,膀大腰圆的三叔给邻居家帮忙盖房子,那天活儿赶得急,一直忙到半夜才收工。简单吃些东西,疲惫不堪的三叔从家里顺手掂张草席,走到门外的树底下,展开草席往地上一铺,一倒就呼噜呼噜睡着了。一觉睡到天大亮,等三叔一骨碌从席上坐起来,卷起草席后猛然一惊,草席下面居然躺着一条三尺来长的长虫。三叔后来回忆说,那天晚上实在太瞌睡了,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他把草席随手一扔刚好压住了那条长虫,加之大块头的他躺席上睡一夜连个身都没翻,硬是把那条倒霉的长虫活活压死了。

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湿鞋。一个夏夜,在外面睡觉的我起来小解,由于天黑,我在地上摸索着找鞋,没摸到鞋,手却碰到了一团湿拉拉、软乎乎的东西。我打了一个激灵,惊叫一声,触电一般缩回了手。虽然黑灯瞎火,但是凭直觉我意识到自己是摸到了一只硕大的癞蛤蟆,惊吓之下睡意全无。睡在一边的哥哥被我的叫声惊醒后,一个劲儿地安慰我,可是心惊胆战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,夹起单子跑回了屋。不过,到了第二天晚上,我又屁颠屁颠跟在哥哥后面去外面睡了。



河滩上的银幕与月光

曹春雷

老家村子有条河,在村南,绕村而过,像一条明亮的丝巾,系在村庄的脖颈上。“有这条河,是全村人的福分。”祖母这样说过,母亲也这样说过。对这条河,我当然也是喜爱的。

如果要问我一年四季,最喜欢哪个季节的河流,我会回答是夏季。想一想啊,酷暑炎炎,风从南而来,从河面上掠过水汽,送给村人一丝丝清凉,该有多惬意。

夏夜,如果你从村外来,要到村子里找一个人,那么你可以直接去村南的河滩上。不要发愁找不到河滩,老远就能听到一阵阵欢笑声呢,奔着这笑声,在街上,你左转右拐,很快就能抵达河滩。人们聚在这里,三三两两,像在举办一场派对。你要找的人,肯定在这人群里。只需大声喊一下名字,那人肯定会应声而来。

在沙滩上,或站或坐或躺,或跑或跳,都行。沙滩用细而软的沙子,承载包容着人们。河水在人群边上,兀自流着。河水里的鱼,兀自游着。月光倾泻下来,那是另一种银色的水。这时候,天上有个月亮,水中也有个月亮。不过是,水中这个月亮,很容易被一枚小石子打碎,不过,很快就会聚合起来。

也有人不在河滩上,而是远离了人群,把自己泡在河水里,让每一寸肌肤,都享受着水的清凉。

河滩上人群的嘈杂,河边白杨树上的喜鹊,已

经习惯了。它们偶尔“喳喳”一声,那肯定是在月光里的呓语。流萤飞过,一闪一闪的,远远望去,还以为是一颗星星,正游走在夜晚的人间。

这时候,有一场电影就更好了。银幕扯在岸边两棵白杨树的中间,放映机“卡塔卡塔”着,光束打在银幕上。马上就要开始放映了。有孩子将手伸进光束里,手影便出现在了银幕上,人们哈哈笑着。电影开始了,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,望着银幕,时而流泪,时而大笑,时而紧张,时而放松。人世间一幕幕悲欢离合,在一块不大的幕布上演。

此时,人们忘了日间劳作的辛苦,忘了生活的一切劳累,甚至,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这时,每一个人,都是银幕上的主人公。这一刻,银幕是连接旧时与今日的通道,是体察内心观望世界的窗口。

那时我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银幕,有一种感觉突然而来,那就是世界一下子向我打开,我的心插上了翅膀,在月色下无尽翱翔,可以穿越古今与未来,可以去往世界每一个想去的地方。这是银幕、月色,还有身边潺潺的河水、飞舞的流萤,一起赋予我的魔力。

一去经年。

许多年后的夏日,我回到村庄,夜晚一个人来到河边。河滩是寂静的,河水依然兀自流淌,月光依旧明晃晃的,落在河面上,照亮了往事。